

在1927年至1935年

# 周恩来

*Zhou Enlai Zai 1927 Nian zhi 1935 nian*

◎ 黄少群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周恩来

在1927年至1935年



◎ 黄少群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恩来在 1927 年至 1935 年/黄少群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4

ISBN 7 - 5073 - 2085 - 5

I. 周... II. 黄... III. 周恩来 (1898 ~ 1976) —生平事迹—1927 ~ 1935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1476 号

著 者: 黄少群

责任编辑: 于俊道

装帧设计: 徐 娅

**周恩来在 1927 年至 1935 年**

**黄少群 著**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 100017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 万字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A5

印张: 14. 625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ISBN 7 - 5073 - 2085 - 5

定价: 30.00 元

## 作者简介

---

黄少群，江苏省江宁县人，1934年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党史部教授。著有《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中区风云——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史》、《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邓小平关于党的基本路线思想研究》等专著10余部；发表《请不要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等论文300余篇，以上著述共计300余万字。

---



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瑞金时的留影。



1931年9月，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始驻瑞金叶坪，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此办公。图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

# 紅軍連佔宜南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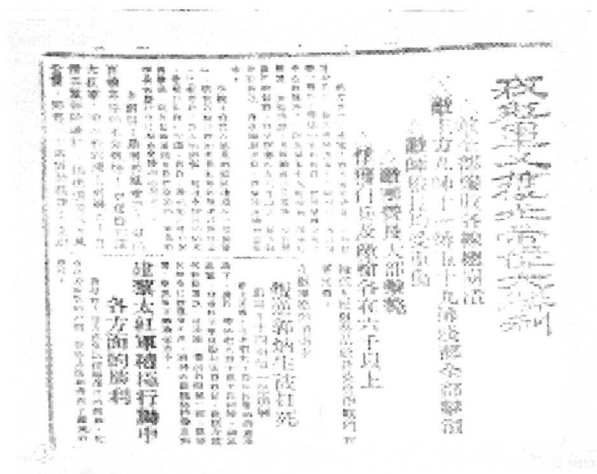
消滅高樹助全師擊潰毛許  
繳槍數千枝擊落飛機一架  
無線電三架機關槍數十挺  
逼近撫州城南昌大為振動

我中央蘇區軍大破敵機，並在北前線擴大勝利，自本月十七日即  
對撫州城圍攻，現將北前線情形，彙誌如下：  
前月十七日拂曉我軍於十七日拂曉，向撫州城守軍第七師，作  
正面之攻擊，於上午八時，將城外之敵，全軍消滅，繳獲飛機，復於  
十二時，將城內之敵，全軍擊潰，計駐安之敵，共有一  
萬餘人，全軍停擺，並未投降一人，馬頭長以王英夫，共俘獲二千  
餘人，計繳步槍二千餘枝，機關槍十餘挺，重炮十餘門，無線電機

1932年7月，周恩  
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  
赴前方，与红一方面军  
总司令朱德，苏维埃共  
和国主席毛泽东及红军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一  
起，领导发动了乐（安）  
宜（黄）南（丰）战役，  
并取得大胜。这是《红色  
中华》关于红军乐宜南  
战役胜利消息的报道。



1932年10月14日起，红一方面军发起建黎泰战役，连续攻占建宁、泰宁等县城。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率总部机关进驻建宁城原县衙内境园。



《红色中华》关于草台冈战斗胜利报道。



宜黄县东陂草鞋冈(草台冈)。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于1933年3月20日在此伏击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并将该师和敌第九师残部歼灭。敌十一师师长肖乾负重伤后在南昌死去。



# 紅色中華

第五十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每份五分

在完全粉碎敵人舉進攻的攻的

在粉碎敵人大舉進攻的決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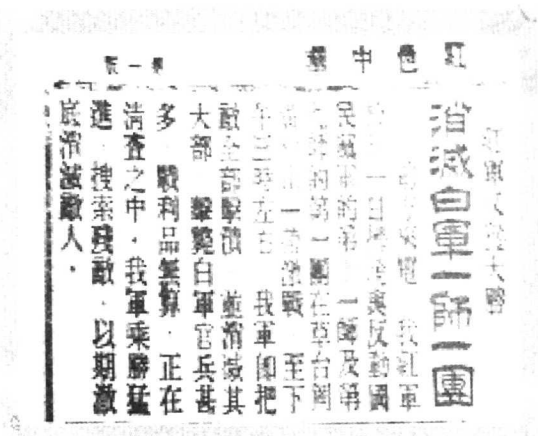
## 我紅軍空前光榮偉大的勝利

全部消滅敵五十二師五十九師  
敵新編五軍潰不成軍大部消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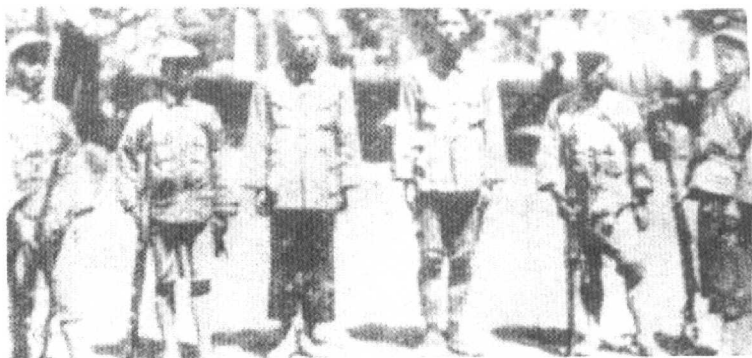
兩天內活捉敵師長兩隻

我紅軍在粉碎敵人大舉進攻的決戰中，獲得了空前光榮偉大的勝利。全部消滅敵五十二師五十九師，敵新編五軍潰不成軍，大部消滅。兩天內活捉敵師長兩隻。敵軍傷亡慘重，遺棄大量武器彈藥。我軍乘勝追擊，擴大戰果。此役極大地鼓舞了紅軍士氣，顯示了紅軍戰鬥力的飛躍增長。

《紅色中華》关于第四次反“围剿”草鞋冈（草台冈）战斗胜利消息的报道。



《紅色中華》报关于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消息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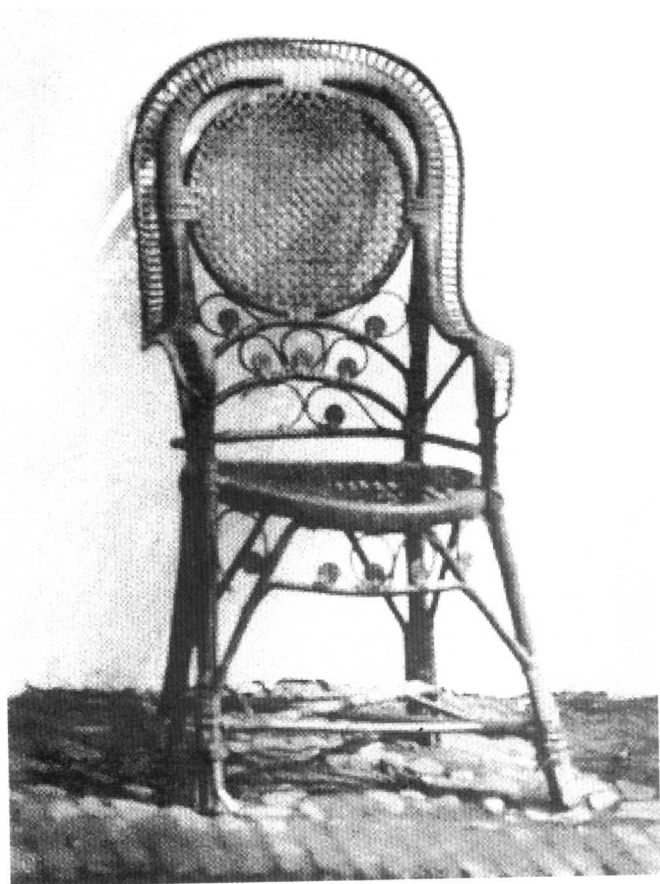


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和另一名军官(中间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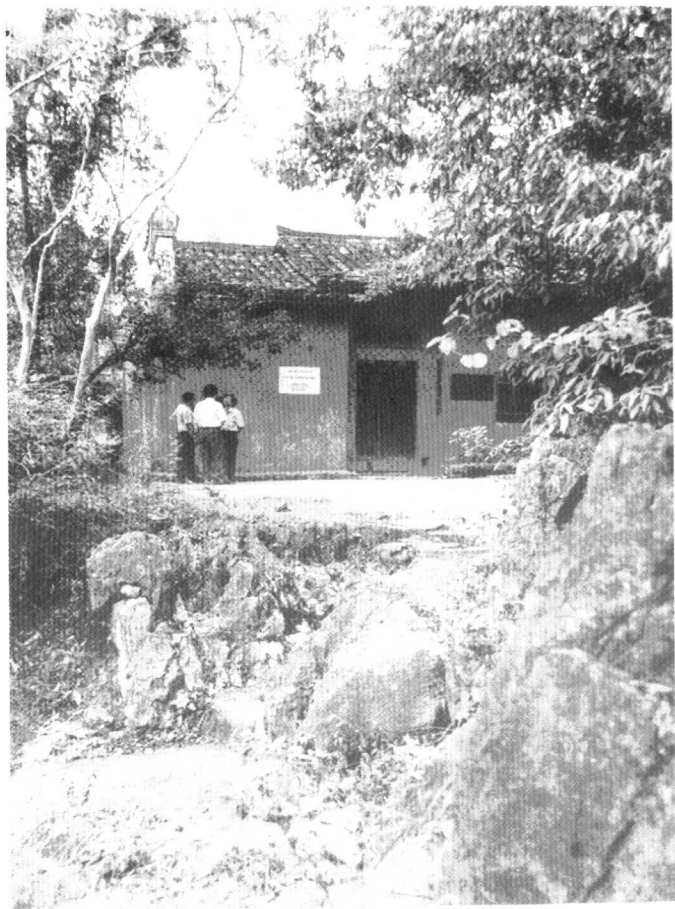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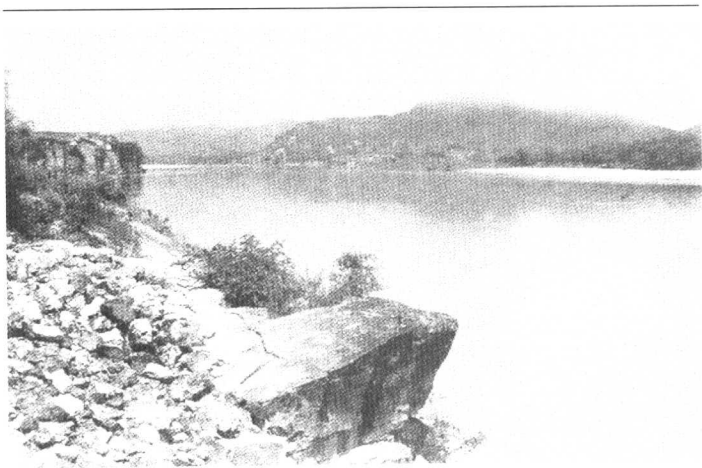
中革军委机关在瑞金沙洲坝乡乌石垅村的旧址。周恩来等曾在此办公。



周恩来在乌石垅用过的藤椅。



长征第一山——瑞金云石山。1934年10月，周恩来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从这里出发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周恩来等指挥红一军团从于都县段屋铜锣湾等地出发，渡过于都河，向于都、安远县边界第二集结地域前进。图为红一军团夜渡于都河渡口之一——于都县梓山镇山峰坝渡口。

---



## 前 言

1984年至1986年，我在和马齐彬、刘文军同志合作，主笔撰写《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时，多方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央苏区的资料。其中我对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近三年的工作、生活和斗争方面的资料特别感到兴趣。《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于1986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我即计划利用手头的资料另写一本《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书，并已着手陆续写了四五个章节。但随后感到写不下去了，原因是，当时党史研究领域中的“禁区”太多。它离现实太近，敏感的问题比比皆是。而且写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无论是他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维护、重用毛泽东，都不好下笔，更不敢评论。记得关于“宁都会议”，我写了两篇文章在《党史研究》（该刊于1979—1987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编，作者是编辑部成员之一）上发表了，于是有关部门立刻打电话来质问编辑部负责人：“这个黄少群是什么人？怎么老写‘宁都会议’问题？”由此可见一斑了。

可是，境外的一些史学研究工作者和某些个人，却不管我们的什么“游戏规划”，他们写的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

# 周恩来

在1927—1935年



在80年代前后又不断地流入国内。其中如龚楚<sup>①</sup>的《我与红军》，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司马长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严静文的《周恩来评传》，等等。<sup>②</sup> 不说其它，这些书籍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内容，就是大肆渲染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并都对周恩来进行肆意贬损和恶毒攻击（我用“恶毒攻击”这四个字一点也不过分）。如他们说：“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他一去就“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并特别点出“宁都会议”就是周恩来“刻意安排”专门“整治”毛泽东的一次会议。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惜笔墨，肆意发挥，将周恩来描绘成是一个冷酷无情、专事斗争、言词尖刻的“专制家长”，而毛泽东则成了他手下“动辄得咎”、“挨批受气”的“童养媳”。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籍中写到的这些问题，内容文字，同出一辙，而始作俑者就是那位中共叛徒龚楚。正如俗语所说的“谣言重复多次就变成了事实”一样，许多人对他们编造的“事实”都信以为真了。那时对港台购进来的书刊有个规定，即“内部阅览，不得外传”。唯其如此，更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成为人们竞相猎奇的对象，连不相关的人也都想方设法要找来看看，书中的谣言也就传播得更广了。到了1986年，有位“闻名于世”的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先生来中国专门采访红军长征的有关历史（当然是经中国官方允许的），随后不久就出版了他那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我以为索氏也正是受了上述那些书籍的影响，所以他在书中写中央苏区那段历史时也认为正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

① 龚楚，中共叛徒。1928年井冈山时期曾任红四军二十九团党代表，后到广西红七军工作。1931年随红七军到中央苏区，曾任红七军军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任留守的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突围时叛变投敌。

② 上述书籍及下引书中论点，我在本书“附录”《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一文中均有注释，此处不另加注，特此说明。



权”，索氏并发表了许多新的“论断式”的语言。如该书写道：周恩来从进入中央苏区后，“直到遵义会议前夕”，都一直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的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都由周恩来“替代”了，“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道，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并饶有意味地这样论证说：“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阴谋。”索氏此书在国内外广为发行，影响很大；而特别是他来中国采访时受到了我国官方全方位的优待和访问了众多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因此他书中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人士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和专家学者们都一致认可的。

对港台书籍、对索尔兹伯里先生的书中关于周、毛关系的评论，国内史学界长时间即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反应。作者出于对周恩来的由衷敬爱，忍不住率先为文驳斥，也作一个“始作俑者”。我先后写了《周恩来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建立》、《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周恩来对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历史功绩》、《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等文章，<sup>①</sup>除了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外，还在纪念周恩来90周年诞辰的国内及中外学者研讨会上作过发言，对港台书籍上的污蔑性言论作了驳斥，而重点则是对索尔兹伯里先生书中的论断进行分析。文章和发言，当时颇受到不少人的关注。据一位业内人士转告：前外长黄华访美，计划中有拜访索尔兹伯里先生一节，考虑该和他谈点什么。这位人士向他建议：黄少群的《论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和毛泽东的关系》一文中有针对索氏书中的观点的分析，颇值得带去与索氏一谈。黄前外长接受了这一建议。

<sup>①</sup> 上述文章均载在黄少群、张培林合著的《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周恩来

在 1927—1935 年



无可讳言，也有一些人们对我这些文章不以为然，特别对论周、毛关系一文，指责“这不是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向”。作者曾在课堂上约略表述过这些观点（前已述及那时此种观点尚属“禁区”），即受到个别人的公开或私下的议论和指责。

改革的春风荡涤着一切旧的东西，催生着一切新的东西。而我经过十数年的思想沉淀和深沉思考，又想要触碰一下那还未明文宣布废止的“游戏规则”了。我将旧稿翻出，按新的思路重新拟定章节，将原定书名《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改成《从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周恩来的伟大功绩》。<sup>①</sup>贯彻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历史（即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的重心是在周恩来那里，而不是在其他那里。不否认毛泽东此时期的功绩（如创建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并提出了“乡村中心论”，等等。但同时，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四方面军也已创立，并也都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等），但中心是周恩来或实质上是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党中央，否则，“党的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一结论就不好解释。

按这个思路，对这本书的29个章节我采取了这样的结构：

第1—10章（1927年11月——1931年12月），写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六大以后实际上以他为核心），耐心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大力扶持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国的三大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和三大农村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可以说都主要是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不断指示和大力扶持下开始创建并由小而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时写他向全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乡村中心论”（毛泽东只是在一

<sup>①</sup> 现书名已定为《功高日月——周恩来在1927至1935年》。我在《后记》中另有说明。